

鲁彦周文集

LUYANZHOU WENJI

5



安徽文艺出版社

LUYANZHOU WENJI

鲁彦周文集

5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与刘白羽在深圳



2000 年与王蒙夫妇在黄山

右二为儿媳王丽萍





1983 年在马鞍山

左一为韶华、左二为陈登科、左三为鲁彦周、左四为康濯。



1983 年在福建电影金鸡奖评奖会上

左一为鲁彦周、左二为程季华、左四为袁文殊、左五为陈剑雨。



1984 年在广州赖少其家做客



1985 年与李準在长城上

1996 年与汪曾祺在四川都江堰



2000 年迎驾文学笔会时与张贤亮在霍山

● LUYANZHOU WENJI



1996 年在胡适故居

前排右起为何士光、唐达成、鲁彦周、从维熙。后排第三人为张凤珠，第六人为周志友。



1995 年在黄山

右为邵燕祥、左为赵长天。



1996 年与王火在四川



鲁彦周夫妇和画家
鲍加看画展



1996 年在九华山
左起为周志友、何士
光、鲁彦周、唐达成。



1995 年在皖南
左起为尹曙生、李
国文、鲁彦周、张嘉。

目 次

上篇

云芝娘和云芝	3
途中	13
小妞儿	22
梅滩边上	34
桃花汛前	50
风雪茶亭夜	69
默契	80
灵犀	93
春水	110
渡口	121
晨曲	138
山歌	158
婆婆妈妈小传	168
宏田大叔	198
找红军	220
风雪下	241

妈妈.....264

天竹.....279

下篇

桂花潭.....287

晚景.....319

在病房里.....338

寻觅.....343

迟暮.....368

生疏.....378

隔膜.....386

况辰.....397

冰镜.....415

秋.....423

于笙的浪漫史.....435

流泉.....445

月夜.....462

叶子.....473

越浦.....492

老坡·老跛.....498

闹羊花.....516

纽约的冬雨.....529

方博士夜行.....540

乐极生悲.....550

九重葛.....554

春日梧桐.....564

丁香大院里的春暖.....580

第五卷
之

上

篇

云芝娘和云芝

一

一堆一堆刚割好的大豆，躺在地里，给太阳晒得发出轻微的噼啪响声。前面一排列十几个中年老大娘，还在弓着腰，小心地割着。密密层层、长着丰满角子的大豆，一排排倒下去，于是新的一堆一堆又出现在割过的地方。

不久，庄里下工的钟声当当响了起来。

人们愉快地大声说笑了！取下头巾，拂打着沾在身上的豆叶，提着镰刀，走上田埂，走上大路。……只有一个大娘，她还在地里拾着丢掉的零星的豆秸，一根一根捡起来放在堆上。

她穿着一身青衣裳，脸色微黄，眉毛很黑，眼珠却有点灰暗，并络着不太明显的红丝，额角上横着几道很深的皱纹。只是从整个脸型和嘴角上，还可清楚地看出她匀称的轮廓，就是现在，也还透露着清秀、多思和好强的神色。

一辆大车从庄里飞一般地驰将出来。赶车的吁驾地喊着，在

空中扬着鞭子。鞭声与他轻快的口哨声混和着，随着西风飘流到大豆地里。车是来装载割好的豆子的。

大车到了地沿了，一个青年人跳下车，一手扬着鞭，一手抓住牲口缰绳，大声地喊着：“云芝娘！你还不回去呀！”

“家里也没啥事。”云芝娘亲切地、真心地笑着，“几根豆子，丢了也怪疼人的呀！”她又迅速地捡起两根：“你看！一根十几个角子。”

这青年人一面用杈叉起豆子，一面看着云芝娘说：“大娘！云芝又做了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这青年人俏皮地笑笑，翘翘大拇指说：“云芝才了不起咧，她在学耩地，大娘知道吗？”

云芝娘简直吃了一惊说：“她怎么又学起耩地来啦！”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觉得女儿能干，暗暗有点高兴，又觉得闺女学耩地，不像个样子。

云芝娘是个寡妇，丈夫早已参加革命牺牲了，女儿是由她一手抚养长大的，看着她发育、成长，把女儿看做自己的命根子，她只是为着女儿而活着的。

前几年，她一同人谈到女儿，就忍不住要笑。譬如，女儿做了一个花鞋帮，她便常常有意无意地拿给人看，说：“鬼得很，也没人教她，就学会了。”表示她的喜欢。可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别的方面：譬如娘一有什么难过事，女儿就跑来劝解，一下地，女儿便抢在先。娘要女儿在家绣花，女儿便大门也不出。家里来了什么人，谈什么话，女儿总不插一句嘴。在外面，也从来不见女儿多嘴多舌，撒疯撒傻……总之，女儿没有一桩不是像娘小时所做的。娘当女儿很小时，就希望她能这样。现在恰恰正是这样。所以在她的眼里，女儿是一点错处都没有的。娘实在也没听到过对女儿有啥不好的话。

但是，这两年女儿变了，在家里呆不住了。乡里跑，区里去，

村上开会她还讲话。弄得边沿四转的人都认识她。特别是去年成立合作社以后，女儿当了社务委员，这一来，更常常不在家。下地，她有一个小组，回家，又总是许多人跟着来，闹一会，笑一会，又跑了。身体单薄，偏又不知爱惜自己，晚上也总是搞到深更半夜，把娘一个人耽在家里，这使云芝娘感到无比的孤单。

这些都是娘心坎深处所不满意的，同时还有外面的议论。每当娘在村上偶尔听到句把闲话：“云芝那闺女，哪有个闺女的樣子……”“积极呗！要光荣嘛！”娘心里总有好几天像塞住一块石头。娘也有几次想说女儿，可是没张口，女儿总是先笑嘻嘻的，一手拉着娘说：“我是为大伙做事，有些人思想一时不通，背地里说几句，记着它干啥？娘是烈属，还能落后呀！”不光她自己说，有时她还把社主任明光拖来，一讲就是大半天，直到娘脸上有了笑容为止。

说实在的，娘自己有时也觉得女儿这样带头劳动是对的，特别是当她听到区长、乡长、社长、乡指导员称赞女儿的时候，她也发出真心的喜悦。区长他们，在娘的眼里是最了不起的，他们都称赞她女儿，女儿还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娘一个人在家想找女儿谈谈心而找不着的时候，听到别人对女儿谈论的时候，在同一些老年大娘们谈过心的时候，娘又不高兴女儿了。有时甚至想：“她为什么不是男的呢？是女儿嘛！就得同娘贴心，就得像个女的样子。”这时候她便忘记了区长、社长他们的话，而觉得这些“闲话”是对的！

云芝娘呆了一阵，回到庄上，没归家便去找女儿去了。

二

晚晌了！树影伸得老长，墙西、屋角，浓浓地抹着深黄色的残阳。工作了一天的社员们，三三五五，坐在石墩上、树根上，喝着香喷喷的稀饭，啃着带葱花的大馍，吃着，谈着。小孩子成群的在

空旷地上做着“关猪打狼”和“斗地主”等游戏。

云芝娘在村前转了一圈,也没见云芝的影子。刚想转回家,忽听墙角里有几个人在说话,娘本来不是好偷听话的人,但是话说得那样响亮,那样没头没脑,不由她不站住。

“不像话!这还成什么话嘛!哪有闺女去学耩地的。”这是村东一个大娘的声音。

“想挣分嘛!充男人,黄狗咬月亮,影子没有。我看只是出出洋相。”

“没有教养……”这句话没说完,另一个像撕开竹竿的声音刺耳地响起来,这分明是社里耩地组组长保光老婆的声音,她似乎还吐了一口唾沫:“好种出好粮,好儿出好娘,乡长一夸,区长一说,就不知咋着好啦!也不照照镜子,就想抢人家饭碗,我看哪!笑话后面还多着呢!”

“哎呀!”村东的那个大娘在叹息了,“云芝她娘呀……”

云芝娘本来只怪女儿学耩地,没想到娘俩给人在背地里这样刻薄地议论着。她霎时间眼前一阵黑,心也凉了半截。

回到家,天色已经黑下来。怕女儿回来受饿,忍着一肚子气恼,蹲到灶门口来点火。火,碰上了干秫秸,熊熊地烧起来。她望着火,出神地想着:“不贴心,说是工作忙,这也罢了。逞啥子能?学耩地,那也是女人干的?不怪人家说,越来越不像女孩儿家,女人只能做女人的事呀!不行!她爹去世的早,就这一个女儿,不能再让她这样……”想着想着,又想到如何去劝女儿早天结婚,早天……她忍不住拍拍衣服站起来。

她刚推开门,云芝忽然一头闯进来:“娘!咋还不点灯呀?”她随手在桌上摸起火柴,划着了,灯光明亮起来。云芝脸上泛着红晕,鬓角的细发,给汗珠粘住了。娘望着她,想说出心里话,云芝却用手把披在额上的头发一抹,迅速地又转过来,闪动着大眼珠,一把拉着娘说:“娘!你猜我今儿干啥来?跟保光叔在学耩地。哎哟!真不容易哟!”她搓着手,把一只磨得起泡的手伸向娘:“你

看，手都磨成泡啦！”

“云芝！不要学哪！”娘开口了，想拉云芝坐下来。云芝摆脱了娘的手，眼睛直眨着：“不要学？那咋行呀？社里要争取小麦丰产，要密植，这些光靠年老的就管啦！”接着，她跑到厨屋拿手巾去了。

娘有点着急起来，跟到厨屋：“芝！那不是女人的活，从来就没听讲过……”云芝拭着脸，扑哧笑出来：“娘！你也保守呀？古来没有的事多着呢！”

“学不会要惹人笑话的。”娘说得很急促，“一年大似一年，不要再像孩子闹着玩……虽说现在是新社会，也要有个谱。”

“娘！”云芝愣愣地望着娘。她从娘的脸色中看出娘不是以前一般的拦阻了。过去，每做一件事，娘总也要说两句，但思想通了以后，虽说不鼓励，也常常故意说：“有你说的嘛！”就是初期出去活动，拦阻的比较厉害，也不像现在这种阴沉的脸色。

女儿是知道娘的，比谁都清楚的清楚。她知道娘过去的苦处，知道娘是靠拢自己一边的。也知道娘在某些问题上还想不通，为了爱女儿，才不愿女儿给人讲。人讲的不对，她可又分辨不清。为这，娘有时才闷闷不乐，而且有时就跟着人家的话尾巴转，回来又责备女儿，女儿不依，便一个人去难受了。

云芝决定同娘谈谈了！她眼珠一转，冲着娘似笑非笑地问着：“你又是听见谁个说我的闲话了吧？你说呀！对不对？唔！果然猜对了！”

娘承认了，可没把实情搬出来，只说：“本来嘛！闺女就该像个闺女的样子。”

“样子！我不像呀！”云芝爽朗地笑了，“你看！两条辫子，花衣裳。”她把衣裳掀掀，引得娘几乎笑起来。她这才像小孩似的靠到娘身边：“娘！爹是为革命牺牲的，难道女儿就不该干点革命工作吗？什么叫闺女样子？在咱这社会，能进步就是好样子。娘是烈属，也跟落后的人学呀？”她拍拍胸口说：“你尽管放心，女儿只能